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九十四回 文豔王奉命回故里 女學士思親入仙山

話說玉芝道：「《禮記》有人用過，要罰一杯。」若花道：「這又奇了！剛才我看單子，無論正令旁令，並無『禮記』二字。為何有人用過？只怕玉兒寫錯了。」玉芝把單子取來一看，只見「齊莊中正」之上寫著「中庸」二字，這才明白，道：「原來是我未報《禮記》，報了《中庸》，無怪姊姊忽略過了。」題花道：「如今看著雖算重了一部，安知後世不將《中庸》另分一部哩。好在旁令所飛之書甚多，也補得過了。」蘭言道：「我只喜起初是若花姊姊出令，誰知鬧來鬧去，還是若花姊姊收令，如此湊巧，這才算得有始有終哩。」眾人因天色不早，當即出席，再三致謝而散。次日，蔣、董、掌、呂四家小姐彼此知會，都稟知父親，就借卞府邀請眾才女聚了一日。閩臣、若花同史幽探諸人也借凝翠館選席。接著大家又替若花、蘭音、紅紅、亭亭分著錢行。一連聚了幾天。那「長安送別圖」詩詞竟有數千首，恰恰抄成四本，極盡一時之盛。登時四處轟傳，連太后、公主也都賦詩頒賜。

這日欽限已到，若花同蘭音、紅紅、亭亭前去叩別老師。方才回寓，禮部早有官員把救命齋來，並催急速起身，以便覆旨。四人忙備香案接了御旨，上朝叩謝。適值國舅也因接了救命上朝謝恩，一同回到紅文館。那九□六位才女也都齊等候送行。眾人因國舅雖係男裝，並非男子，都來相見。閩臣預備酒飯。大家都是戀戀不舍，略略坐了一坐，當即出席。

國舅家人已將三輛飛車陸續搭放院中，都向西方按次擺了。眾人看時，那車只有半人之高，長不滿四尺，寬約二尺有餘；係用柳木如窗櫺式做成，極其輕巧；周圍俱用絞縮為幔；車內四面安著指南針；車後拖一小木如船舵一般；車下盡是銅輪，大小不等，有大如面盆的，有小如酒杯的，橫豎排列，約有數百之多，雖都如同紙薄，卻極堅剛。

當時議定：國舅、若花坐前車，紅紅、亭亭坐中車，蘭音與僕人坐後車。國舅把鑰匙付給僕人，又取三把鑰匙遞給紅紅道：「一是起匙，一是行匙，一是落匙，上面都有名目，用時不可錯誤。如要車頭向左，將舵朝右推去；向右，朝左推去；緊隨我車。自無舛錯。車之正面有一絞縮小帆，如遇順風，將小帆扯起，尤其迅速。」並引紅紅、亭亭將車內如何運動鑰匙之處交代明白，道聲慢讀，輕輕上了前面飛車。僕人上了後車。國舅道：「就請賢甥同三位學士及早登車，以便趨路。」

若花、蘭音、紅紅、亭亭望著眾才女不覺一陣心酸，那眼淚那裡忍得住，如雨點一般直朝下滾，個個哽咽不止；眾人無不滴淚，亭亭向閩臣泣道：「前寄家書，不知何時方到。賢妹回到嶺南，千萬叮囑我母不可焦心。俟到彼國，自必即托若花妹妹遣人伴我前來迎接；設或此去不能安身，亦必星夜仍回嶺南。我無著己之親，只得寡母一人，今忽遠隔外洋，不能侍奉，惟望妹妹俯念當日結拜之情，替我早晚照應，善為排解，使無倚閭之望，永感不忘。妹妹！你今受我一拜！」不覺放聲大哭，跪了下去，只管磕頭道：「妹妹！你同我不啻嫡親手足，這個千斤擔子要放在你身上了！」霎時哭倒在地。閩臣正因姊妹離別傷感，適聽亭亭囑托上上甘旨，猛然想起父親流落天涯之苦，跪在地下，也是大放悲聲，同亭亭抱頭慟哭。眾人看著，無不心酸。

國舅在車內催了數遍。婉如、小春一面哭著，把亭亭、閩臣攙起。亭亭哭的如醉如癡，暈過幾次。禮部官員又差人前來相催。亭亭那裡捨得上車，只管望著閩臣慟哭。多九公惟恐誤了欽限，暗暗吩咐眾丫鬟，硬把亭亭攙著，同紅紅上了當中飛車。若花、蘭音也只得含悲上車。國舅同紅紅、僕人都將鑰匙開了，運動機關，只見那些銅輪，橫的豎的，莫不一齊亂動；有如磨盤的，有如轆轤的，好象風車一般，個個旋轉起來。轉眼間離地數尺，直朝上升，約有□餘丈高，直向西方去了。大家望眼連天，淒然各散。

隔了幾日，紅文館眾才女紛紛請假回籍，閩臣仍同林婉如、秦小春、田鳳翽、洛紅蕖、廉錦楓、宋良箴、顏紫綃姊妹八人同回嶺南；余麗蓉、司徒嫵兒同林書香、陽墨香、崔小鶯也回淮南；尹紅萸、魏紫櫻、薛蘅香、姚芷馨各自回家；其餘眾才女也就四散。

陰若花乘了飛車，自從長安起身，沿途因遇逆風，走了□餘日才到本國。那知女兒國王因次子之變，受了驚恐，又因思想若花，竟至一病不起，及至若花趕到，業已去世。諸臣扶立若花做了國王。將蘭音、紅紅、亭亭都封為護衛大臣；即差使臣到天朝進表謝恩。亭亭因思親心切，隨即請了飛車，帶了熟悉路境之人到了嶺南，接了緇氏回女兒國去了。及至閩臣到家，亭亭早已起身。

林氏見眾人回來，歡喜非常。閩臣把赴試光景及若花各事，都向母親、叔、嬸略略告訴一遍，林氏命人大排筵宴，並命外面也擺筵席。原來小峰、廉亮近日都把書籍丟了，求唐敏請了兩位教師，日日跟著習武。當時唐敏請多九公就在外面廳房同教師坐了。飯罷，林婉如、秦小春、田鳳翽都拜辭，同多九公回去。顏紫綃因聞祖母去世，急急回家，同哥哥顏崖扶柩回籍去了。宋良箴仍把祁氏留下做伴。廉錦楓同良氏，廉亮在新房居住。紅蕖、良箴、閩臣住在樓上。

次日，閩臣向林氏商議，因父親至今不歸，要到小蓬萊再去尋訪。林氏道：「此雖要緊之事；我因紅蕖媳婦業已長成，意欲秋天替小峰成親，你何不再耽擱幾月，把這喜事辦了再去呢？」閩臣道：「母親既有此意，女兒自應在家照應，分分母親之勞。」忙了幾時，到了重陽吉期，小峰同紅蕖成了百年之好，剛過滿月，接著尹元差人來接廉亮、棉楓完姻，並接良氏同去。大家餞行，忙了幾日，良氏帶著兒女去了。閩臣心內雖急如星火，偏偏婉如同田鳳翽的哥哥田廷結了婚姻，因田廷父親向任山南總兵，現在告老，必須等他來年三月回來方能迎娶，林之洋何能離開。閩臣只好呆呆等候。

轉眼到了新春。那時雖有許多媒人來替閩臣作伐，林氏同女兒商議，閩臣是要等父親回來隨父親做主，林氏只得把媒人回了。到了四月，婉如烟事才畢。洛承志也遣人來接宋良箴到小瀛洲合盞；林氏替他備辦妝奩，即托祁氏送去。匆匆忙忙，一直到了七月，才把上小蓬萊的行程定了。

閩臣因明日就要起身，這晚正在樓上收拾，忽聽嗖的一聲，攆進一片紅光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顏紫綃。連忙見禮讓坐道：「妹子聞得姊姊扶柩回籍安葬，屢次遣人到府問信，總無消息，那知姊姊卻已回來。為何夤夜至此？」

顏紫綃道：「咱自京師歸家，適值咱哥哥顏崖也中武舉回來。因父母靈柩久在異鄉，心甚不安，同哥哥商量，把靈柩扶歸故土，葬在祖塋，才同哥哥回來。到了家中，聞得賢妹就要遠行，因此夤夜趕來，一者送行，二者還有一事相商：咱家中現在一無牽掛，賢妹此時迢迢數萬里前去尋親，婉如妹妹聞已婚配，此次諒不能同去，賢妹一人未免過於寂寞，咱情願伴你同去。你意下如何？」

閩臣聽了，雖覺歡喜，奈自己別有心事，又不好直言。躊躇半晌，只得說道：「雖承姊姊美意，但妹子此去，倘尋得父親回來，那就不必說了，設或父親看破紅塵竟自不歸，抑或尋不著父親，妹子自然在彼另尋一個修練之計，歸期甚覺渺茫。尚望姊姊詳察。」

紫綃道：「若以人情事務而論：賢妹自應把伯伯尋來，夫妻父子團圓，天倫樂聚，方了人生一件正事。但據咱想來：團圓之後，又將如何？樂聚之後，又將如何？再過幾□年，無非終歸於盡，臨臨誰又逃過那座荒丘？咱此番同你前去另有癡想，惟願伯伯不肯回來，不獨賢妹可脫紅塵，連咱也可逃出苦海了。」

閩臣付道：「怪不得碑記說他『幼諳劍俠之術，長通元妙之機』，果然竟有道理。」連忙說道：「姊姊既如此立意，與妹子心事相合，就請明日過來，以便同行。」紫綃點點頭，將身一縱去了。

次日，把行李搬來。林氏正愁女兒無伴，今見顏紫綃同去，甚是歡喜。當時閩臣拜辭祖先，並向母親、叔、嬸灑淚拜別。因對小峰道：「你年紀今已不小，一切也不消再囑。總之：在家須要孝親，為官必須忠君，凡有各事，只要俯仰無愧，時常把天地君親放在心上，這就是你一生之事了。」又向紅蕖拜了下去。紅蕖急忙跪下道：「姊姊為何行此大禮？」閩臣滴淚道：「你當年替母報仇，忿不顧身；又能不憚勞悴，侍奉祖父餘年，如此大孝。將來母親甘旨，妹妹自能侍奉承歡，無須諄囑。但愚姊此番遠去，缺了孝道，全仗妹妹一人偏勞，你當受我一拜。」二人拭淚起來。林氏又囑付一番，合家灑淚而別。

閨臣、紫綃帶著乳母到了林之洋家，婉如同田鳳翹都從婆家過來送行。多九公因京中回來，一路過於辛苦，不能同去；小春有病，也未過來。林之洋又帶了幾樣貨物，托丈母江氏在家照應；帶著兒子、呂氏、閨臣、紫綃，辭別眾人，上了海船，一直望小蓬萊進發。沿途雖賣些貨物，也不敢過於耽擱，只向抄近水面走去。

不知不覺過了新春，於四月下旬到了小蓬萊，閨臣同紫綃別了眾人，上山去了。林之洋等到兩月之後，不見回來，□分著急。每日上山探聽，那有蹤影。看看又是一月，海上秋涼，山林蕭瑟。這日正在山上探望，忽遇一個採藥的女道童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